

我的南管課

陳士惠

今年因為獲得傅爾布萊特研究獎助金，我回台灣學習傳統南管樂。

在台大音樂學研究所王櫻芬老師的引薦下，我進入中華弦管研究團向廖寶林師及莊國章師學習南管。沒想到，第一堂課就讓我感到非常困窘，因為還沒正式上課就要在兩位南管大師面前獻唱。我硬著頭皮顫顫兢兢吟唱後，他們稍作討論，便決定為我這位年紀稍長、又完全受西方音樂訓練的學生，擬定特別的教學計畫。

儘管我覺得在48歲才開始學南管是太晚了(我的學習能力減緩，而且記憶力也在衰退)，但是兩位「仙仔」跟我保證：那不是問題——因為在過去，有些婦女也是等孩子長大後，比較空閒時才開始學南管；而且她們經常會在下班後或週末聚集在一起練習。依此來看，唱南管雖然是一種音樂學習，但也如同當下流行的卡拉OK，和現代「推特」出現前的社交活動。所以，部份的南管人是「非專業」(不是靠這行維生的)。老師們更「異口同聲」的告訴我：「只要有心，每一個人都可以學南管。」南管人稱他們的音樂聚會是在「救桃」(玩耍)。這比起西洋音樂家那種神態儼然、一絲不苟的樣子，讓我覺得南管這種「玩」音樂的態度，實在很值得學習，我也因此就比較自在了。

第二堂課，寶林師特地挑選了一首他認為我應該可以入手的曲子(事實上，太難了!)，並用工尺譜唱了幾句。雖然我看五線譜的方式必須稍作調整因應，但還算好。

一週後，老師開始教我唱詞，並逐字糾正我的台語發音。這不只是因為我已有多年沒有說台語，更因為口說的台語和吟唱南管的台語(泉州話)是不同的。

再過一、二星期後，當我覺得自己大有進步，可以再學一些新的句子時，老師卻說，我唱的那些句子雖然已經有「形」了，但卻很沒有南管「味」。因此，他指導我在吟唱時如何控制喉嚨的鬆緊。老師很高興看到我的喉嚨像青蛙唱歌般震動，而不是如同靜止的雕像。我也很興奮自己已能嚐到南管「味」。

回家後，我日夜不斷照鏡子練習我的青蛙喉嚨技巧，期望再回到「仙仔」那兒時，可以獲得贊同並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。然而這堂課，寶林師並沒有教我新的句子(我已上課一個多月了，還停留在原來的那幾句)，反而更進一步地訓練我喉嚨發聲的技巧。這一次我並沒有因而氣餒，相反地，更沈醉其中！因為經過這堂課後的我，已經了解句子中的每個音(同音或不同音)，該如何用不同的喉嚨位置、力

度與臉部表情發聲。「真是太妙了！」我不禁讚嘆。學了四十年的西方音樂，即使是在我熟悉的二十世紀音樂，接觸過許多奇奇怪怪的音樂及想法，但也從來沒有過這種音樂體驗。

這堂課後，我更加倍努力了。不過我現在並不會像過去幾週——那麼天真的對自己有信心了。我總是在想：下週寶林師又會怎麼說？他會教我後半段的曲子嗎？或者他覺得我是孺子不可教也？我是否終能學得南管的精髓呢？

我的夢魘如是出現——仙仔這傢伙告訴我，我西方音樂平均率的音感與琵琶特有的音律相互衝突。琵琶的音律和西方音律比較，總是稍為高一點。

「可是每一次上課，你的起音都不一樣，有時比較高，有時比較低。我有錄音為證！（在老師允許下，每堂課我都有錄音。）」我辯駁，因為我覺得很沒有面子，畢竟我是位具有音樂博士學位的人。

「我們的起音以『簫』為準，然後琵琶隨著簫定音，有時高、有時低。但是不論它的音高在哪裡，你的耳朵與唱法都必須跟上樂器，而不是樂器來跟隨你。」老師耐著性子解說。

喔——遜！我真遜！
我的博士學位是掛在牆壁上用的！

註：作者為美國萊斯大學專任作曲教授
此篇文章原文(英文)發表於2011年8月份
《NTU International Scholars Monthly》(台灣大學國際學人月刊)